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五十三

明五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五十三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明五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崇仁人英宗時以薦授左春坊左諭德留京二月辭歸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淵源未見洛閩圖觸學何由得步趨靜後風標偏務淡
貧中霜操不嫌臞豈依臺閣三奸黨能植門牆兩大儒
性好無欺翻說夢龍蛇應識太模糊

淵源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
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數年
貧中中歲家益貧所居不蔽風雨躬親耕稼非其義
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
倦故其詩有日淡如秋水
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三黨石亨曹吉
祥徐有貞
兩儒陳獻
章胡
居仁
說夢所著日錄悉自言平生所得而
夢周公夢孔子亦記載不遺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景帝時官儀制郎中以言
事下獄英宗復辟拜南京吏部右侍郎憲
宗立轉南京禮部左侍郎
致仕歸卒贈尚書諡恭毅

禮部官宜據禮爭何曾交結爲南城冤沉黑獄天猶晦
旨下黃昏帝不平諫稿萬言披黼座貞材廿載老陪京
芙蓉空翠飛天外雅伴孤忠壯樂清

據禮景泰五年五月綸在禮部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曰謹天戒任燮理養聖躬節幸御崇儉約勤德政惇孝弟慎賞賚亟名爵革巡撫擇重臣辨異端御貢獻汰冗官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而其言惇孝弟謂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於皇太后修問安祇膳之儀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卒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南城**時英宗居南城**黑獄**疏入景帝大怒時日已瞑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越二日鍾同亦下獄搒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卒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廖莊關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死復甦繫如故**萬言**先是景泰初召

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復萬餘言

廿載

綸既以大節爲英宗所重擢禮部右侍郎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招公卿歆綸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綸性贛好直言不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終不得遷請老去

芙蓉 芙蓉山在樂清縣東見溫州府志

廖莊 字安止吉水人宣宗時授庶吉士歷仕至英宗末累遷南京刑部右侍郎憲宗即位轉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贈尚書諡恭敏

恆陰積雪枉求言。闕下朝衫裹杖痕。蹕返南宮猶有嗣。朝邀東廡是誰恩。隔年棖觸君王怒。同日銷沈御史魂。怪道獻疑座中客。臣心不問問臣門。

求言 景泰五年春積雪恆陰詔求直言莊應詔上書 **東廡** 其書略曰臣曩在朝睹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狀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型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疏入不報 **隔年** 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令殊杖八十謫定羌驛丞 **同日** 時鍾恭愍同死杖下 **臣心** 莊好附便氣皆面折人過而實坦懷無芥蒂儻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爲歡狎既官法司或勸稍屏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裒錢助其喪

楊善

字思敬大興人成祖授爲典儀所引禮舍人歷仕至景帝時累拜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英宗復辟封興濟伯卒贈侯謚忠敏

王振讒誅結石亨。滿園佳果作逢迎。兩朝穢跡汚全史。一飾奇功勝重兵。越國君臣仍具禮。趙軍廝養僅齊名。當年文致于公獄。清議何堪問此生。

佳果 善狀貌魁梧應對捷給然無學術滑稽多笑對客鮮莊語家京師治第郭外園多善果歲時餽公卿戚里中貴無不得其歡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至是又與石亨曹吉祥結氣勢烜赫招權納賄于謙王文之死陳循江淵等之竄善亦有力焉

奇功 始進右都御史景帝命善及侍郎趙榮爲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千戶湯允勣副之齎金銀書幣往迎上皇善力說和好之利詞辯層出不窮風發泉

湧並勸也先爲好男子也先笑稱善引善見上皇設
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避上皇命之
乃叩頭坐也先顧其下羨中朝使人有禮八月朔餞
善即日送上皇還十五日善竟奉上皇入都時競奇
善功而景帝薄其賞**越國**用句踐石室事**趙軍**用厮養卒迎武臣非**清議**先是永樂元年
改鴻臚寺序班進鳴贊坐事繫獄時同繫者庶吉士
寘海張棅有方孝孺文集善紿觀之首於官善復職
而棅被戮以是
爲淸議所棄

彭時 字純道安福人英宗正統十三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歷仕至憲宗時累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保卒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

釋褐踰年拜鳳翽傾教綸閣任參知巍科首擢高文騁
朝政肩承大體持合葬禮明追古制並尊號上定時宜

薦賢一片公忠諒不為區區感德私

魏科 授修撰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即秉政前此未有也 **大體** 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 **古制** 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為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無可議者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慮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復猶豫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 **號上** 先是錢皇后無子憲宗欲尊生母周貴妃時言兩宮並尊為宜李賢亦極言之議定及將上寶冊時云兩宮同

稱則無別錢太后宜加兩字中官曰既並尊何復別
爲時曰加之以便稱謂非有低昂也乃尊皇后爲慈
懿皇太后貴
妃爲皇太后
命醫就視遣內
臣賜賚者凡九

薦賢

時有所論薦成化五年以後
不使其人知感德凡七在告帝輒

商輅

字宏載號素菴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俱第一授修撰景帝立入內閣參機務尋拜學士遷兵部侍郎英宗復辟斥爲民憲宗嗣位召以故官入閣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少保致仕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

前代三元僅此人風儀瓌偉宰衡身南薰第賜終歸里
西廠權專太虐民罷眚一災論八事青宮兩議倡羣臣
子孫林立天酬厚大度何知佞口瞋

三元
略擧鄉試榜首會試殿試皆然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以略一人而已

瓌偉
略風姿瓌偉帝親簡爲展書官郕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命入內閣參預機務

第賜
嘗詔賜第南薰里

西廠
中官汪直督西廠數興大獄略率同官條直十一罪遂罷西廠

黑眚
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無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險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青宮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略援筆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其後憲宗時悼恭太子薨帝以儲位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稍聞於帝帝立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略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卒立爲皇太子

林立
略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數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略曰吾止恐朝廷妄殺一人耳

佞口
略嘗以遷官抑

錢溥溥爲死
婦傳譏之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宣宗授爲禮科給事中歷仕至英宗末累拜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謚
淸惠

買燈抗疏繼鍼砭。家業蕭然泊尙廉。獄戶恩周初給米。牢益課裕更堆鹽。晚來一秩都官老。從此三臺外職兼。羣羨尙書能負荷。貢爭獅子亦方嚴。

買燈 九疇爲陝西巡撫景帝有旨市羊爲爲燈九疇引宋蘇軾諫神宗買浙燈事事乃寢

家業 九疇子裕爲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兼銓數年無愼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淡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獄戶 天順初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繫都

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日給米一升遂爲令

牢盆

先是正統初九疇爲給事中時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九疇爲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母憂去官場民數千詣闕乞留乃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

都官

其後禮部缺尚書英宗問李賢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九疇已外論四川布政使乃召還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

外職

九疇在陝西時邊備肅清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轄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轉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

獅子

其後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恭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卻之九疇子裕時爲禮部尚書乞從瑤請而治恭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京師頻有宣召裕疏言番人狡黠不宜令出入內廷獅子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

方嚴

用劉宋蔡興宗事

彭　誼

誼字景宜東莞人英宗初除工部司務歷仕至憲宗時累拜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四疏告歸居家四十餘年卒年八十八贈資善大夫

博學君應富五車算精水利與兵備觜蠵馴伏洪流日弱騎遨遊晚節餘在鎮氣消中貴餞巡邊才入薦賢書四傳科目尋常事難得清廉繼令譽

水利　誼好古博學通律歷象占水利兵法之屬　洪流　景泰三年河決張秋奉敕修理又從尚書石璞塞沙灣決河進秩二等復決再往塞之築石堤以禦悍流開月河二以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決乃止　晚節　誼年未老四疏乞歸家居四十年惟乘一款段或步行以自適　在鎮　嘗巡撫遼東時鎮守中官橫徵諸屬衛誼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燄爲息　巡邊　先是誼擢右僉

都御史提督紫荆倒馬諸關尋復提督各邊關倉糧及保定等衛屯糧**薦賢**初景帝臨國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詮應**清廉**子恪泰安州州判惟景泰癸酉舉人孫侗正德九年進士除浦城令擢刑部主事賜清廉宴

軒輗 字惟行鹿邑人宣宗時由行人司副改御史歷仕至英宗末累拜刑部尚書轉左都御史

行簏蕭蕭出浙西能廉廉使獨軒輗半生烏府驚神獬一豆蝸廬乏隻雞丰采孤騫松有節交遊遠絕李無蹊耿公同是中州傑清白聲名合與齊

廉使 天順元年召拜刑部尚書居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簏乃

卿耶輗頓首謝遂賜白金慰遣之

神獬

輗孤峭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彈劾不避權貴

一豆

嘗以御史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輗立矯之寒暑衣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驚以為異

丰采

初用薦改御史巡按福建剔蠹鋤奸風采甚峻憂歸起復清軍浙江劾不職官四十餘人還朝言祖宗設御史官為職綦重也今內外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憲綱也請禁之立報可

交游

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竟歸未嘗與僚友一語僚友聞其來亦輒避去不樂與之處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語廉吏必曰軒耿

清白

復起為左都御史以老乞骸骨不待報竟歸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

葉盛

字與中崑山人英宗初授兵科給事中歷仕至憲宗時累拜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

論文

莊

宣府居庸倚將才練兵堅守論恢恢近畿倉庾須糧料
舊塞城垣闕草萊議預諫臣嫌露穎戲呼少保忌風裁
先憂後樂經綸志小范香焚一瓣來

宣府

土木難作景帝立盛進給事中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駕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寇何以薄都城今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而已如陵寢郊壇圻甸生靈何臣謂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時不能從

糧料

先是也先迫都城盛時爲御史請罷内府軍匠悉遣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張外援三日閒章七八上

草萊

初孫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衞所四城備禦共宗既蒙麈安以四城孤懸塞外勢難全奏棄之内徙至是廷議修復仍以命安

以盛協贊軍務盛闢草萊葺廬舍庀職具招流移爲行旅置爨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畀屯卒立社學置義塚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修復皆爲完城

少保

初景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率盛與林聰爲之倡延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而若是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

小范

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年富 字大有本姓嚴後訛爲年懷遠人宣宗時擢吏科給事中歷仕至英宗末累遷戶部尚書卒於官謚恭定

少作師儒便老成豪强到處怵風聲公忠畢主思文定
專擅權臣劾武清祛弊方聞寃早雪侵官忽又忿難平

司農利害興除蠹笑殺庸流不署名

老成 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時甫踰冠嚴重如老師宿儒

風聲 其後劾分守中官章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豪家愈側目相與摭富罪巡按御史白其誣遂不問當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當事大臣于謙等力保持之故得行其志

公忠 嘗遷河南右布政使會有言富苛虐者帝命覈舉主將坐之吏部言舉富者少傅楊溥也帝意乃解富至河南歲饑流民二十餘萬公肆剽敓巡撫于謙委富斬之皆定

專擅 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綵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慮久雨壞關城潛遣卒十餘人行視卒遂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

祛弊 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前憾誣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帝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

驗**侵官**後爲戶部尚書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而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翺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薦賢爲國非有所私因乞骸骨帝不許竟黜毓然富性剛遂以此發憤病疽卒

不署先是巡撫山東官吏習富威名皆讋服豪猾屏跡人爲戶部尚書事關利害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君輩無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英宗初授刑部主事歷仕至憲宗時累拜兵部尚書爲汪直所陷斥爲民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石城斗絕跨雲霄。天險難乘敵氣驕。帶觧鉤金傾賊穴。

塹平囊土渡浮橋。李晟不問星垣變。鄭國重開水利饒。

上疏者番傷馮鄧。功成謠謗未能銷。

石城

滿俊反劫指揮沈壽與叛入石城石城即唐吐藩石堡城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命忠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等卒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忠至與巡撫馬文升分單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甚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賊大衄幾破之毛忠忽中流矢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徇衆懼而止玉得出乃列圍困之適右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泰分不利西師忠曰昔李晟討朱洮熒惑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辦賊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與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壽諭以速降賊遁塹羅拜忠遂直前挾璘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城外濠深十丈不可渡乃縛木爲橋人負土褻與之有賊夜出汲被擒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餉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殲於是毀石城鑿石紀功而還

水利

先是西安水泉鹵不可飲忠爲開龍首渠三十里又疏鄭白二渠以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頃民祠祀

之馬鄧後劉通嶺李原復亂詔忠平之給事中梁璟上劾忠妄殺白圭亦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忠上疏言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次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英宗正統四年舉進士引疾歸里學者稱為臥廬先生

虎邱山下脊師資。端坐羣欽閉戶時。喪祭冠婚三禮訂。誠明敬義四箴垂。無煩著作尊前哲。但盡哀矜惠族黨。鄉約藍田尤慕呂。枌榆舊德耐懷思。

虎邱觀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常不給縣令劉成為築書院於虎邱山名曰養中四壁皆書先儒語錄端坐平居飯脫粟服澣衣脩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

應

三禮 觀凡遇冠婚喪祭悉如朱子家禮以求合於三禮之遺

四箴 觀大書誠明敬義四箴以示學者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

前哲 或請著述觀曰朱子及吳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

族嫠 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觀悉周之使全其節

藍田 觀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化導鄉人

柯潛 字夢得一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帝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憲宗時拜翰林學士進少詹事

再疏朝廷大事爭裕陵請祔倡公卿盡心臣節終循禮
括髮親喪忍奪情亭柏翠深虬幹色池荷紅泛雅歌聲
院中學士流風在劉井餘波一樣清

再疏

慈懿太后之喪潛率僚屬羅璟上章請祔葬裕陵延臣相繼爭未報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再疏爭竟得如禮

親喪

潛連遭父母喪詔起爲祭酒固乞終制許之

劉井

潛性高介負名譽爲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芙蓉常宴息其中植柏二株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柯亭柏爲學士柏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後人稱劉井其後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爲美談

陳選

字士賢號克菴臨海人憲宗時官廣東布政使爲宦官黨所害年五十八追贈光祿寺卿諡忠愍

前有韓公後有陳直言更上救羅倫權閹氣懾還攻黨
黜吏忠輸不顧身禮肆釁官勤教士獄空囹圄善安民
克菴在已眞能克德性秋淸一偉人

韓公選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直言**初憲宗即位選嘗疏救修撰羅倫等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權閹**遷河南副使尋以選善教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曰君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遂好語遣之選後為廣東布政使忤閹黨韋眷為所誣被徵途死**黜吏**選所黜吏張褧眷嫉御史徐同愛引令誣證選搒掠不從選死褧更為上書訟冤**教士**先是選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其誦讀除試牘糊名之法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獄空**嘗進河南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能克**選與父貞韜皆持操甚潔而貞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貞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則得其秋焉

張　璪 南海人本陳選所黜吏以冒死救選附載於史

才。疏。獲。譴。本。予。辜。萬里阽危獨與俱詎。意。雪。冤。由。小。吏。能。將。風。範。奉。眞。儒。籲天受掠心無畏伏地攄誠志不渝曩日楊膻高義在忠貞同此困城狐

籲天

璪慷慨多大節署籍藩掾事左布政使陳選以詿誤被黜歎曰是吾罪也久之選以抗節觸怒中貴韋眷有旨逮問時勘官李行媚眷以璪必憾選賂之不可乃速逮之拷掠數百終不服遂文致其罪繫鼎同選赴京行至南昌選病篤李行不爲醫療選竟卒璪憤極上疏其略曰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閒獨立衆惛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因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胥臆穢衊清節熒惑

聖明斯宥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能黜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苟徒亦知廉恥安敢步昧心銜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嫉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虐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員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訴吏齊爲盜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爲州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月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諸奸刑暴安取此進爲也夫選砥節奉公儻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罔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悵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疏入上爲感動尋復選官見粵大記

楊暄

英宗時門指揮達有寵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袁彬而已使人撫彬陰私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有彩漆軍

匠楊喧上疏論救上令達遜問達逼喧令供李賢指
使喧諾之達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喧大言
日此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城狐張裴小
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脊也爲
法受過既已賢矣而白陳公之冤雖貫高之義何加
焉章眷刑餘無足比數而李行之非衣冠而犬豕者乎
狐鼠深穴相與比周自昔而然非果
斷鳥能勝哉見廣東通志引郭志

劉定之字主靜號呆齋永新人英宗正統元年舉
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歷仕至憲宗
時由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進工部右侍郎兼
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祀竈文成丱角年南宮領袖大瀛仙萬言奏上明觀火
百首詩裁思湧泉禮議祔陵爭命亂詞占歸妹惜期愆
告君三事仁明武涑水風規紹講筵

祀竈

定之幼有異稟父髦舉於鄉不樂仕日授定之
書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爲祀竈文大
異之謂婦日此子萬言京城大水應詔陳十事秩滿
才一第不足多也進侍講景帝郎位復上言十
事反覆數千言百首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
皆切中時弊嘗有中旨命賦元胥詩內使御
立以俟據案仲紙立成七言絕何百首又嘗一日草
九制筆不停書有貲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
系然人服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其敏博祔陵命大臣議葬所彭時日此一代之禮
無可疑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已而上御
文華殿召諸大臣廟議日朕豈不知但與孫太后有
凝定之日孝子從義不從命雖聖母歸妹鄉王女憲
有言不可從也時亦有言上乃感悟宗從妹也
成化初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定
鄉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並諭及之三事之
疏有云人主之德欲共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之仁如天
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

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

王翺字九皐鹽山人成祖時授庶吉士歷仕至景帝時累拜吏部尚書英宗復辟加太子少保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直北河山厚篤生。粵東雄鎮寄專城。威風遠破猺中壘。烽火新移塞外營。失律將官甘效死。入朝天子不呼名。皐陶九德公兼五。隨列曹郎也有聲。

直北　永樂十三年初試貢士於北京帝思得北士用之而北人登第卒後翺兩試皆上第大喜特召賜食改庶吉士

威風　後累官左都御史潯梧猺亂總兵董與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翺兩廣有總督自翺始翺至鎮將吏讋服推誠撫諭

猺人向化部內無事

烽火

先是以御史巡撫四川松潘蠻糴不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翺奏移懷松潘而州縣及土司徧設社學以興教化

效死

嘗擢右僉都御史代陳鎰鎮陝西遼東將屢失機詔翺往督軍務翺以軍令久弛寇至不力戰固諸將庭謫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翺乃躬行邊自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

不名

後爲尚書帝眷翺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

九德

李賢嘗語人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曹郎

翺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論隨人帝問故翺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誤令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

湯允勣 字公讓號東谷和曾孫憲宗初官至延綏東路右參將寇至死之

讀書過目皆成誦武將能詩世罕兼榆◦塞◦事◦勞◦憂◦掣◦肘◦

花門辯挺獨掀髯　文襄薦士登金闕　忠肅論兵得玉鈐

荷杖出都休自笑　延綏奮勇歎亘殲

成誦允勣讀書過目成誦好談天下事**能詩**明世武將能文者郭登以俞大猷戚繼光之屬以功名顯而允勣以詩著**掣肘**倘書胡濙等應詔舉將才擢忠義前衛署指揮僉事時瓦剌已講和塞上久息兵諸將又忌允勣材不令治事鬱鬱無所見乃放意詩酒日與劉溥王淮輩唱和爲樂**掀髯**始擇人使瓦剌以于謙薦即擢千戶副楊善趙榮偕行既抵可汗脫脫不花所問中朝事榮語稍遲允勣撇髯對甚悉時箕踞岸幘以示無懼帝遂得歸**文襄**初景泰時詔求將才周忱以允勣應召入都試於兵部**忠肅**先是兵部尙書于謙咨以古今將略及諸史書中兵事應答無爽謙大稱異言於朝授錦衣百戶**荷杖**天順中錦衣偵事者撫允勣舊過以聞下詔獄落職爲民荷杖出都門故以

人咛之仰天大笑曰子以一指揮為足榮湯生耶捽頭去不顧

延綏

成化三年以薦擢署都指揮僉事為延綏東路右參將分守孤山堡孤山最當寇衝又無城郭寇歲數入守將黜譎相踵允勣舉詔歎曰噫吾死矣既至草奏數千言請築城聚糧增壯士戍守未報寇大至允勣方病力疾上馬率指揮趙昊等禦之陷伏死

岳正

字季方號蒙泉漷縣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第一英宗授為編修及帝復辟以修撰入閣尋戍肅州憲宗即位詔以原官直經筵出為興化知府後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

天子臨軒簡閣臣長身特立奉溫綸詔書才博驚揮翰
權倖朋邪忌秉鈞青海負戈幾萬里黃麻宣綍未三旬

平生膽大偏矜重像贊親題塞草春

溫綸

初王朔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日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

負戈

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帝數諭廷臣命正視草正歷數弊政無所避天下傳誦之石亨曹吉祥二人遂構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命仍授內侍書朋日謫欽州同知而都督僉事季鐸遂奏奪其居第時入閣僅二十八日耳道潮以毋老留旬日倘書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

膽大

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日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而繼言從今而後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

韓　雍字永熙長洲人英宗初授爲御史歷仕至憲宗時以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爲中官黃沁所訐命致仕去居五年卒年五十七謚襄毅

將軍號令屹如山礮石風飛甲胄閒苗峒狼煙中夜洗藤厓虹影夕陽攀金戈電指千重險銅鼓雷驚八砦蠻狀貌尊嚴鬚髯是鐵天神何日下人間

雍總督兩廣每戰常躬親矢石不目瞬嘗與僚
號令屬論兵轅門提俘入手斬數人探心腦啜之至
盡見者失色雍談笑自若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
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碑將以下繩栩無所
假　苗峒雍等督諸軍水陸齊進擁牌登山鏖戰連破
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
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
立柵數重憑高拒雍雍等引賊發矢石度且盡躬督諸

軍緣木攀藤而上別遣壯士從間道直上山頂舉礮
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砦生擒大狗
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藤厓先是峽有大藤
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如虹橫亙兩厓
間賊每偷渡雍用斧八砦雍又遣參將張壽遊擊馮
斷之改名斷藤峽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
蠻及諸山獠獞掠初雍巡撫宣府大同雍
州縣者皆摧破之狀貌議事入覲帝壯其貌髯鐵美
鬚始雍征廣西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
髯天神左願為嚮導雍見郎中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
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
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
公天
神也

陶魯

字自强鬱林人憲宗時以縣丞
事韓雍歷官湖廣左右布政使

三廣公聞三 置縣奇才蔑目屈微官蘋驚韓帥丞言壯

軍號陶家賊膽寒保障祠留勛績遠絃歌堂化政聲寬
蘭溪回首思先烈忠孝平生大節完

三廣

魯爲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奉璽書兼廣東副使並治廣西時人稱爲三廣公魯自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甯白水賊置新甯縣始

微官

魯年二十以父任授廣東新會縣丞知縣王重奇之授以經學益進

言壯

韓雍之討大藤峽也威儀環衛甚盛監司下概長臨受教魯隸麾下月久無所見長有猾賊最剿熊所居峒又在惡溪密菁間屢攻不能破雍方盡發深思魯執食器徘徊帳闕間雍徵見之叱曰丞乃平視我且揣我何步爭歷階上徐應曰公得毋以某峒事耶此甚易耳雍怒戕手言曰若丞一邑不能辦焉能辦賊若狂悖應受笞曾抗言曰明公奈何輕量天下士夫所謂賊難破者非破賊難也難其人也明公讀古史抑嘗見有蔣琬龐統其人

乎彼皆治一邑不稱卒爲蜀名臣明公誠用曾此區
區者請爲明公破之言未畢雍立起改容曰吾今任
若所爲然須士幾何曰三百人雍少之曾曰足矣出
樹幟下令軍中曰有能力舉百鈞射中二百步者立
幟下再試三軍之士十五萬之衆及格者僅二百五
十人復募數日又得五十人曾曰吾事濟矣與三百
人俱冒矢石拔岩　當是時賊聞陶家軍至即抱
陶家
先登遂大破之　頭竄遇則自縛乞活無能有
所枝梧督府兩廣勁卒往往俱出三　兩廣倚以
祠留
百人下雍所藉以平賊者魯功爲多　保障者四
十五年及卒　魯凡所置縣設立學　魯父成
絃歌
蘭溪
賜祠新會　宮以興教化爲先　起家舉
人累官浙江按察司副使正統年間先處州賊葉宗留
等遁蘭溪成晝夜警備擒其黨與數百人降者二千
餘人宗留遁入溫台山谷間久之其黨陶得二復出
攻武義武義故樹柵爲城成方督兵力戰賊伏諜燒
柵不支遂過害事聞贈
浙江布政司左參政

白圭 字宗玉南宮人英宗末歷官工部尚書憲宗初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卒贈少傅諡恭敏

勤王使募澤州兵　獨憫民饑執法平

驄馬隨鑾傷北陷　虎貔總節壯南征

能教刺客懷恩感　未許私人請謁行

百戰功勳儒雅度　寶刀玉帶荷光榮

澤州 郕王攝位簡廷臣分道募兵勤王而圭得澤州會寇退召還 **法平** 遷陝西按察副使民有掠食官糧者有司置之法圭惻然曰民以饑故至此可憫也杖而釋之 **北陷** 先是除監察御史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陷御史得生還者二人圭其一也 **南征** 成化二年荆襄賊劉通石龍並聚衆行剽通所部至四萬餘人僭號稱王撫寧伯朱永將諸道兵往討而命圭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圭身自督戰

士皆攀藤葛爭先登呼聲震巖谷又遣別將以勁卒千人取間道出賊後焚其巢斬首數千通遂就擒龍逸去未幾又追擒之並其黨六百三十餘人獻俘京師流民受撫者萬餘人

刺客

在貴州時人有憤中官虐欲刺之者謀入主所主擁衾問之刺者驚日我公也卽自刎不殊仆於地主呼燭視持救善遣之人稱其雅量

請謁

圭累典征討未嘗介家人冒功得官公退輒閉門靜坐請謁多不得通雅薦故舊有喪不能舉者輒為殯具

儒雅

圭凝重有器度

寶刀

始圭遭父喪歸葬明年加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召還提督十二團營賜玉帶寶刀織金麒麟服寵之乞終制不許

李秉

字執中曹州人英宗初授延平推官歷仕至憲宗時累拜吏部尚書被劾歸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乃心邊事奏邊功銓部衡量義至公解帶貽囚徵雅量

賜袍報最仰雄風大臣守法朝常肅正類遭讒士論崇

最是居鄉忘分誼雞豚社飲笑談中

邊事

秉為宜大巡撫盡心邊政纖悉畢具凡所條奏輒報可下諸邊倣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槥掩鶴見嶺遺骼萬五千簡選銳士教以戰陣軍聲大振

至公

後爲吏部尚書侍讀彭華大學士時從弟也屬其壻從及故人子秉皆黜之中官欲用其鄉人爲要官秉執不可更予外補

解帶

初秉在宣府嘗摘發武臣非屬巡按御史張鵬訊鵬曰我豈公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爲李公奉詔也其後鵬與楊瑄因劾石亨曹吉祥戍南丹衛錦衣指揮門達封識楷莽遣千戶監戍甚嚴行至南都瑄曰李公在此恐以前故不能周旋我兩人語未既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解帶貽之長跪千戶請脫其楷或曰此門錦衣手自封識又石曹方橫恐爲公累秉曰苟有

罪吾自當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厚爲禮人以此益多秉

賜袍

復命秉總督遼東與武靖伯趙輔率兵討海西諸部先是指揮鄧佐職死秉至以一太牢祭佐擢用其子而治副將施英逗遛罪遂大發兵五道並進七日而至燔其廬帳擒馘千計而還捷聞天子嘉其績賜麒麟服勞以羊酒加太子少保

士論

秉在吏部以守法遭誣被劾時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語閣中諸老秉罪惟上所命第毋入獄秉入獄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投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若罪李公願罷我等試以牘及見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數百人有泣下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益賢之

居鄉

秉居鄉與河州王竑並爲時望所屬竑高自標置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歲時伏臘與嗇夫里老爲雜豚社飲竑頗以是爲言秉聞之自若曰大臣者豈長爲之立朝居鄉固自異耳

羅倫 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憲宗二年舉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以劾李賢奪情事被謫尋復官卒年四十八追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

終制殷殷勸李賢更援忠孝奏廷前帝心未必臣言怒
相業難教子道全果落家園須母賜粟貧鄉舍爲賓延
一峯高矚雲巖隱鄉誼人歸德化天

忠孝 用倫疏中語意 **子道** 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阻之不聽乃上疏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母賜** 始倫五歲嘗從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 **賓延** 倫居家時晨留客飲妻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 **高矚** 後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隨其材質皆有所得 **德化** 倫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

孔　鏞字韶文長洲人憲宗初擢高州知府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孝宗即位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謚文忠

三十餘年勞遠宦。四千降衆定邊陲。同時戰有陶僉事。單騎來如郭太師。樹繫諸生心惻惻。苗殲逆種計離奇。兩番權略由忠出。痼疾真須吏善醫。

遠宦　鏞居官廉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　降衆　初任高州知府時賊屯境內者凡十餘部而鄧公長馮曉爲之魁屢招不從鏞一日屏騶從直抵茅峒道遇賊徒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縣聞守至亟呼其黨擐甲迎鏞至下馬入坐庭中公長見鏞坦易從者止二人與其徒弛甲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送我歸賚汝粟帛不信則殺我大軍即至無種矣

公長猶豫其誠感悟皆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
為跪上酒饌飯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
相顧服再宿將返公長遣數十人騎送之見道旁裸
而懸樹者詢之皆諸生也言於公長而釋之旣遠城
下城中人皆大驚謂太守見執來給降也盡登陴鏞
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城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
泣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命事鏞又與僉事陶魯收賊廖婆保他賊犯境者先後多敗去境內
大安單騎用汾陽王見回紇事逆種後為貴州巡撫清平部苗阿溪桀鶩多智其養子阿剿有
勇力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鏞以問
中官及守帥皆為溪解鏞乃行部至清平閩指揮王
通曉大義詢以時事逝言溪所兜者指揮王曾總旗
陳瑞公欲致溪必先得此二人溪可圖也異日鏞乃
大會將校詰責二人二人輸實遂以計擒溪磔之羣蠻震懾由忠鏞治績聞賜以詰命旌異之因
在邊彌瘴成疾乞骸骨不許宏
治二年召為工部右侍郎病卒

朱　英字時傑桂陽人英宗末歷官廣東右參政憲宗即位再遷兩廣總督入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追謚恭簡

惠澤雲滋嶺嶠蘇猺獞將領靜繼韓雍功邀鵰鳥懲嚴劾敵破鯨魚獻捷俘猺法均宜循俗便疊臣分合廣軍需後先兩上安邊疏枹鼓無驚亦遠模

惠澤　英為兩廣總督承韓雍與珠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困供億公私耗竭而珠大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攜一蒼頭之官共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嚴劾　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剿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聞風來歸

捷俘　潯梧高廉賊起借總兵陳政等分道

擊之再戰俘斬甚衆成化十九年桂林平樂猺法先
蠻攻城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是
出爲廣東右參議過家省母一囊中惟賜金十兩抵任
撫凋瘵流亡立均猺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及歷福建
陝西左右布政使畺臣英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
皆推行均猺法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
之答曰此邊臣安邊甞巡撫甘肅先後陝安邊二十
常分何足言八事其請徙居戍安流離僧貢
使於時
務尤切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五十四

明六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五十四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明 六

秦紘 字世纓單人英宗末歷官陝西右參政憲宗時遷至兩廣總督入爲戶部尚書以老致仕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

花馬池邊白草肥戰車當捷定長圍淮西舊帥殊新帥
嶺北朝衣換赭衣翠羽魚魫中使沮菜羹麥飯老妻饑
軍儲計足屯田日疏比營平世亦稀

花馬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墉溝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紘戶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戰車**紘又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舊帥**用李光弼入郭子儀軍事**褚衣**紘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始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遂就拘執損國威今既踰嶺宜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翠羽**初授南京御史劾治內官傅鎖兒罪沐止江南採翠毛魚鮮等使權貴忌之**棻薁**紘廉介絕俗妻孥棻薁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屯田**紘前後三疏言屯田之便在甘肅時於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稅米五石歲可得五十萬石

邢宥 字克寬始興人英宗初授爲御史歷仕至憲宗時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畿後致仕歸

廉介稱韶稟性生巡閭矯矯繡衣行獄中黠鼠嚴能鞫
道上哀鴻息不鳴已解十人胠篋罪復收幾輩濫竽聲
璽書五賜恩褒後囊橐蕭蕭答聖明

廉介 宥稟性廉介 巡閭 嘗以御史出巡福建 黠鼠 始宥於景泰初治宦者王振黨獄卽有敢能之譽 哀鴻 天順間宥坐謫晉江丞憲宗復其職改知蘇州大旱民饑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賑 十人 宥出巡福建時民十人被誣爲盜臨刑呼冤宥爲緩之果得眞盜 幾輩 後宥以巡撫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黜不職者七十餘人 璽書 爲巡撫數載前後五奉敕書 囊

槖有歸休襲纍蕭然如書生時見明史周忱傳及黃佐通志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憲宗時擢陝西右參政累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孝宗二年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

一千七百餘延袤崖砦回環築二邊遠慮勞民三閱月

成功禦寇幾經年譏讒雪釋臣身去孝友風敦士行先

利浦余公渠上水人方鄭白望秦川

延袤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子俊爲巡撫直搗賊巢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二千七百七十一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續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爲巡警之所

二邊後宏治十七年巡撫馬文貴以屯田多在邊外於是修築大邊防護屯田而以

子俊所築者爲二邊見榆林志 **遠慮** 子俊之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衞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成功** 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持之愈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 **譏讒** 其後帝入蜚語移子俊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帝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之敬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子俊子俊危甚賴謙等平情撥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兵部侍郎阮勤等言而所費無私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 **孝友** 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寘毋會試日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 **余公** 先是子俊爲西安知府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爲陝西巡撫乃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

楊守陳 字維新號晉菴鄞人憲宗時歷官少詹事孝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以本官兼詹事府左丞專事史館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宏。治。元。年。正。月。吉。侍。郎。陳。疏。大。明。宮。傳心直揭虞書要
舊學能追說命風教守三銘尊竹素銜。删。兩。字。燦。花。紅。
禁林罕有眞兄弟。蕊榜蓬瀛事事同。

舊學 守陳於宏治改元正月上疏略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苟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

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反復千餘言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由守陳啟之也

三銘 守陳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踐之學守陳受教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

兩字 始孝宗出閣守陳以侍講學士為東宮講官及孝宗嗣位宮僚悉遷秩執政議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左右言劉宣現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

兄弟 借用中天記元絳與韓維鄭繹鄧綰楊繪同入院事

事同 弟守阯博極羣書師事守陳學行相埒其為解元同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豔稱之及守陳卒守阯為位哭奠者三年

倪岳 字舜咨號青溪上元人父謙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岳憲宗時歷官禮部右侍郎直經筵孝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諡文毅

偉然魁岸廟堂姿風采端嚴學濟時占夢初生驚岳降
有謀能斷不山移封章百上詞無贅兵事三邊計出奇
兩代易名隆曠典子爲文毅父文僖

魁岸岳貌魁岸有文武才天下想望其風采濟時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岳降先是岳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室生岳遂以爲名能斷岳善斷大事盈廷聚議往往決以片言既來銓請寄不得行同列中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亦不肯苟同也百上岳在禮部暨往南京入吏部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決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三邊岳疏議甚多論西北用兵害尤切且言所以制之之法悉備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曠典明世父子官翰林俱得諡文自岳始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英宗正統間授給事中歷官至孝宗初累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卒贈少保謚文敏

龍頭兩試擅文章吏職憂勞吏治長一疏復儲扶國本

羣爭合葬植朝綱蠲租詔下粱菰裕賤貨書陳藻茆香

身右南人輕小節只嫌清遜杜黃裳

兩試 夔鄉會試皆第一授吏科給事中其後羅圯儲巏鄉會試亦皆第一圯選庶吉士巏授吏部主事明世三元惟商輅一人而已

憂勞 夔才識通敏遇事立斷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復儲 景帝不豫禮部尚書胡濙在告夔為侍郎強之出率羣臣請立皇太子商輅具稿有陛下宣宗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皇帝之孫語夔於立字上加一復字疏具擬詰旦入奏而是夜英宗已復位石亨等

惡夔不附已謟而出之南京帝雅知夔又微聞前復儲議驛召還**合葬**慈懿太皇后崩中旨別議葬地大學士彭時商輅持不可帝重違周太后意下廷臣集議夔率羣臣疏言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險夷一德先帝眷禮始終無間陛下嗣位既降所尊復崇所親至仁大孝昭於天下今日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愼遵先帝之心損毋后之德綱常大事使將來據理而議改如陛下孝德何疏凡三上又率羣臣伏哭文華殿門聲徹大內帝爲感動因請周太后始從其議旨下夔率羣臣呼萬歲而退**蠲租**以雨雪失時率諸司條上時政其後彗星出軒轅反覆諷諫語益明切江南海溢漂民廬含夔上言宋儒眞德秀云入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從來禍亂多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疏遠有象無應請命廷臣講求安民弭患之方帝困飭勵百司免是年租賦鹽課皆自夔疏發之**賤貨**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奏勑賑流民議官民子弟納粟入監夔言太學育才之地須年

為數已濫今復有此恐天下其在吏部銓次明以貨為賢請別為處置從之 黃裳允論薦人才萃能稱職顧頗右南人又不拘小節論者以為藝綵達類唐杜黃裳而清謹不及云

徐 溥 字時用號謙齋宜興人憲宗時歷官吏部右侍郎孝宗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遷禮部尚書屢加少師進華蓋殿予告歸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謚文靖

文華殿上召先生十二年中一日榮空說漢皇祠五帝難迴孝廟奉三清才收文正同為相度比平陽善守成老倦風塵歸樂得春來載酒且山行

一日 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寵溥等上疏極論孝宗感其言三月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

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以爲盛事然倉猝不能悉稱上旨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三清

孝宗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乎

文正

獻徵錄曰溥三典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未去位時已多貴顯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爲榮拔遷諡文正

平陽

溥務守成法待人誠信時稱其休休有度擬之曹參丙吉兩賢云出常州志

歸樂

溥年七十引疾乞休優詔不許命風雨寒暑免朝東宮出閣加少師太子太師進華蓋殿以目眚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資視常典有加溥性凝重度量宏遠居內閣十二年其爲首輔承劉吉恣睢之後塡以安靜與同列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

山行

溥歸樂堂詩云十年游上國此日賦歸歟倦御風塵路來尋水竹居山行春載酒門掩晝攤書薄暮投閒鳥相看意自如

邱濬 字仲深瓊山人英宗九年舉鄉試第一由編修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孝宗即位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歷加少保卒年七十八贈太傅諡文莊後賜祠曰景賢

五指峯高大器儲。補來衍義獻丹除。首培士習風應厚
心畏天災日不虛。學冠朝中真博綜。相登海外此權輿。
一生勤懇居湫隘。猶想胸羅萬卷書

五指 瓊有五指山高聳連雲濬嘗作詩曰五峯似指翠相連撐起炎洲半壁天夜浣銀河擷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兩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見瓊州府志

衍義 濬在內閣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迹修身齊家事而於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書成適孝宗嗣位濬時為禮部侍郎表上其書帝稱善

士習 濬在位常

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多面折之抑陳獻章莊昶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

天災

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里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餘年之間甚可畏也

博綜

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多偏激而博辯足以濟之嘗議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莫不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守正又如此

勤愬

明史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愬愬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

湫隘

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

王恕

字宗貫號石渠三原人英宗末擢江西右布政使憲宗時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南京

兵部尚書命致仕去孝宗嗣位召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武宗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名震天人五十年兩京十二部中賢華夷風動民思戴

衡鑒霜嚴政掌銓賊若錢能終俛首帝將甓義與齊肩

氣鍾西華泰關傑有子家聲信可延

天人恕後爲南京兵部尚書時中官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亦坦懷待之能卒斂戢五十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兩京時爲諺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風動始恕居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以下皆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思戴先是巡撫江南周行賑貸全活二百餘萬口民咸戴之掌銓時恕爲吏部尚書陝

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日
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
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
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為不可
用是臣不可用也願錢能初錢能在雲南蹇義時言
乞骸骨帝乃卒用禎屢陷恕不克官多
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
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日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
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去位後邱濬
卒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日以若故使我相
公齡王公負不義名恕子承裕官南京戶部尙
何弔為聞者快之有子書帝手書淸平正直四字
褒之卒
謚康僖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憲宗時以進士授推官人為監察御史以母老告養歸遂不復出

考績會聞冷過淮一生勤苦少人偕望雲歸養衣無絮

汲水忘勞戶掩柴使粤得師經口授希顏克己印心齋

與談頓覺沈痾去同里推尊慰素懷

過淮 為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

汲水 母老歸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還吏部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追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向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令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竭必力向恐不及上煩官帑必竊未安奏上不允

使學 初以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靜思錄

希顏 始年十八作省克錄謂顏之克己會之日省學之法也

沈痾 茂烈為諸生時林俊語人曰與時周語沈痾頓去其為達官所重如此

彭　韶字鳳儀號從吾莆田人憲宗時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孝宗即位累拜刑部尚書乞休歸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親非元舅負非租千兩贓纔十一輸抗疏自援京尹法。溫綸乃免故侯辜門除私謁朝三老竈繪窮商戶八圖。民復舊疇尤侃侃營田諸使類君無

故侯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部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詔無蒞部三年吕言正色秉節法媿於澳也不從　三老韶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　八圖嘗爲刑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部以商人苦

捌配爲定折價額鐵宿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疇
閱之困綰八圖以獻困條利病六事悉允行舊
先是詔爲郎中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
武邑閒田命部借御史季琮覆勘詔等周視徑歸上
疏自劾曰眞定田祖宗來許民墾闢爲恒產除租以
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
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
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詔等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
論救
得釋

張元禎字廷祥號東白南昌人英宗授編修憲宗時引疾去居二十年孝宗卽位累拜南京太常卿掌詹事府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入東閣專典誥敕卒追謚文裕

五歲能詩人比瑞卄年篤學衆交推天生開朕孝宗龍顏
喜王道陳君武宗蠱惑規几設經筵聽日講簪。抽。詞。館。見。

風期悵將名位爭前輩迂闊謗騰無已時

人瑞　五歲能詩甯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

篤學　其後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日講求性命之學閱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

開朕　帝晚年德益進元禎請讀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

王道　嘗以贊善修實錄元禎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非大有為之主邇者頗崇異端發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

日講　先是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

風期　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晉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闊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

陳音　字師召號愧齋莆田人憲宗時由侍講遷南京太常寺少卿孝宗時進本寺卿越二

年卒

不知國法辱朝臣虓虎乘墉叱比隣西廠酷威中夜斂

南京閒職幾年迍班存地位箴同輩仁憫天災念小民

莫竟古風嗤寡慧屏除儇薄見儒眞

西廠汪直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縛士偉拷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鄰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

閒職遷南京太常少卿劉吉父喪起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議用音吉輒阻之日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

地位始音在翰林時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獨翰林不往侍讀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淸議何瓊愧沮

天災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

寡慧音性健忘

凡世故璅屑及諸儇薄事皆不解世多
以不慧事附之以爲笑然不盡實也

周　經　字伯常其先陽曲人後寓江浦憲宗時歷官侍讀中允孝宗立累遷戶部尚書致仕歸武宗五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自古虞絃解阜歌度支奚事涉煩苛不教聚斂攻心計每欲蠲逋減額科馬借倉儲權戒外蠹懲戚黨志難阿爾臣爭罪君皆怨宏治休風播太和

度支　給事中魯昻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爲戶部尚書上言曰度支不足宜廣儉於國不宜朘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爲費日不是之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言非是

蠲逋　經在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豁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

與下考異時苛切之風爲之少衰**倉儲**大同缺戰馬兵部尙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旨矣經日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權非祖訓上改命以太僕寺銀給之**戚黨**當是時孝宗寬仁宏恕戶部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加意毀謗隨之經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爭閹官戚晩凡有請乞一切罷減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者屢矣**爭罪**始上以災異求言吏部尙書耿裕推經草奏時經爲左侍郎請早視朝勤聽政節儉費省游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上使左右密訪草疏主名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手即有罪罪經時論兩賢之**宏治**孝宗年號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始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假養父父卒授徒不出武宗即位起爲江西提學副使尋力辭去後以南京祭酒召會卒年五十六贈禮部侍郎追謚文莊

斯文付託意何長象數精參說易詳特振紀綱迴執政
爲持禮法懾驕王靜虛學體銘幽室施濟懷深惠故鄉
假使起官身尚在決無祭酒附權璫

說易 清以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蒙引盛行於世

振綱 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人恕皆納用

持禮 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甯王宸濠驕恣凡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衞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

靜虛 清之學先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

施濟 邑中旱蝗歲大祲清竭力倡率以脤是歲也饑而不害

起官 其後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

淸南京國子祭酒
命甫下而淸已卒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新會人舉英宗正統十二年鄉試召試不赴授翰林院檢討孝宗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追諡文恭居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

紫水黃雲瑞應奇樓標先哲瓣香思名高玉署金閨上趣想光風霽月時幾輩儒修繼鄒嶧一篇詩律震京師孝方會閔江門頌瓌偉於今仰令儀

紫水先是望氣者言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出及陳子居白沙適應之少警敏絕人目光如星讀書一覽成誦每讀孟子至有天民

先哲慕先哲崔淸獻句輒歎曰大丈夫當如是也公之爲人懸像碧玉樓事之如師其祭淸獻文曰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

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劾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猶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沈清通明徹貌予區區必馳夢謁稽首丹青縣兹禎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奠而薦之用表貞潔

玉署先生以名儒蒙帝特恩入詞館修史

光風先生無欲故靜灑然自得人擬之周元公

鄒嶧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鳥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為活孟子云

詩律初獻章遊大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曾閔母年二十四矢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朝夕不離母壽至九十一而及獻章時年六十有八矣哭擗如禮服闋絕不衣錦繡

瓌偉獻章儀幹修偉右頗有七黑子

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始英宗時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復築室山中授徒不仕卒年五十一謚文敬

山川縱目寄高深彭蠡金陵次第尋人在龜峯原絕頂
師如鹿洞已傳心修眞謾詡參同契主敬惟垂進學箴
簞食鶉衣天足樂梅谿何處有塵侵

山川 隱居梅谿事親講學之外謝絕人事間與其徒
遊閩浙道金陵泛彭蠡而上歷覽名山大川以
博其 龜峯 與羅倫張元禎友善 鹿洞 督學李齡鍾成
識 數曾於弋陽龜峯 相繼聘主白鹿
書 修眞 居仁嘗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 主敬 嘗言學
院 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 莫大乎
敬因以敬名其齋又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
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
事畢 鶉衣 居仁性端莊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
矣 詳書得失以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

王越 字世昌濬人景帝授爲御史英宗復辟再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孝宗時累拜兵

部尚書封威寧伯爲言官所劾奪爵除名謫居
安陸武宗即位起原官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
加少保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謚襄敏

殿前射策一搏風飛渡朝鮮大海東放達不羈輕禮法
功名自喜亦豪雄金巵雪醉邊關白玉帳塵清遠塞紅
贏得姚江懷舊夢摩挲遺劍氣如虹

飛渡
越登景泰二年進士方對策旋風起飄其卷入
雲中及秋朝鮮使者至言其王視朝時從風中
墜下護持以獻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
放達
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
爲朝議所齮
功名
越急功名汪直初東征越望督師爲陳鉞所沮鉞驟寵必益豔之
金巵
越性豪縱嘗西行謁秦王王開筵奏伎越語王下官
爲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

一夕大雪方圍爐飲使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曰若寒乎酬金卮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卽以金卮賜之語畢益喜指伎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惶恐謝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爲盡死力

玉帳

越至大同聞敵帳在威甯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甯寇猶不覺遂掩擊大破之

姚江

王守仁少時嘗夢越贈以劍遂有志武略其後守仁以主事奉命祭越墓越子果以威甯伯寶劍贈之守仁益自負

鄒智

字汝愚號立齋合州人憲宗時授庶吉士孝宗立因彈劉吉等深爲所銜陷入獄中坐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卒年二十六追謚忠介

豈爲春官有此行賢奸欲別冀民生果來一舉聯登第直斥三臣正秉衡星變瀝陳天下弊風頹難挽小人傾

紙糊泥塑羣卿相何似文恭陳白沙識獨明

三臣

舉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三人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往見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須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遄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不報

星變

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極詆吉等銜智炙骨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游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湯鼐等往來議論誠有之不如其他

識明

謫廣東石城所吏目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其父來視怒其不以祿養笞之智泣而受責宏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時有語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

尚書

劉健 字希賢洛陽人憲宗時由編修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孝宗即位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師受顧命輔武宗元年致仕劉瑾矯旨奪職瑾誅復官家居至世宗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輔臣第一問前朝學術經綸兩見超宮醮已欣先帝罷寺閹還恨嗣君搖餼羊禮渥懷耆舊衣蟒班崇壓庶僚潞國年齡溫國望悵教策蹇涸漁樵

第一 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為明世輔臣第一

宮醮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事故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進

神祀於泰山或白晝散燈市上健等力諫明年二月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又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為
眞人令內閣撰誥健寺閣武宗嗣位東宮舊豎劉瑾
等復力諫乃皆寢寵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
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用事餼羊其後健致仕久之
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年躋九十詔撫臣
就其第致束帛先是健事武宗嘗加少師兼太
餼羊上尊酒衣蟒子太師與李東陽謝遷同賜蟒
衣閣臣賜蟒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
自健等始年齡馬光文彥博為比賜賚有加漁
健家居二十
樵一年乃卒
謝遷字于喬號木齋餘姚人憲宗年閒舉進士
第一孝宗時歷官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武宗嗣位加少傅致仕劉瑾矯旨奪職瑾誅
復官世宗立復為大學士壽子告歸卒年八十
三贈太傅
諡文正

劉李同時翊廟謨
敏才直節似公無
鋤姦未遂身歸里
薦士何私罪及孥
西廠冬雷餘禍煽
東山秋日勝遊俱
黨碑削後還朝晚
皓髮星星哭鼎湖

直節 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而遷見事尤敏天下稱賢相 **歸里** 既數諫不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頒敕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 **薦士** 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嘗舉王鏊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為民並摭遷前為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還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罪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隱士之多耶遂下禮等詔獄 **東山** 未幾給事中李憲御史顏正等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為奸回小人戒奪者六百

七十五人當時人皆爲遷危

皓髮

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武宗崩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廸參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八謝勸帝勤學法祖聽諫優旨答之

張泰 字叔亨順德人武宗時官工部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卒於家

萬里滇南任折衝書生談笑掃邊烽正言何畏椒房寵重罰偏苛米石供隄捍長鯨民樂業地收牧馬籍歸農非徒按物覘涵養均產怡怡弟亦恭

滇南

宏治五年以御史巡按雲南孟密土舍思揲構亂以兵過木邦宣慰使罕砮法於孟乃砦守臣撫諭拒不聽泰與巡撫張誥集兵示必討思揲懼始罷兵

椒房

先是以縣令入爲御史偕同官諫萬

貴妃干政廷杖幾斃

米石

泰性清謹劉瑾專權朝貴爭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餽土葛瑾懷之其年十月令以南京戸部尚書致仕瑾摭他事罰米數百石

隄捍

先是滇池溢為民災泰在雲南時築隄以弭其患

地收

嘗遷太僕少卿改大理初在薊州民田多為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孝宗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獅等往勘皆不能決至是命泰偕錦衣官會巡撫周季麟復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收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尚書韓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嗣位文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

涵養

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薄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妻相待如賓每見必揖至誠接物未嘗言人過失喚僮僕不至聲色不加於前蓋其所養有素云

沈周

字啟南號石田長洲人隱居不仕武宗四年卒年八十三

乃祖人稱顧仲瑛再傳隱逸問平生貴游不自輕干謁
俗吏何從識姓名山水腕端閒畫藁煙霞眼底古詩盟
讓堂百歲承歡久軒冕無心溷世纓

乃祖 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擬之顧仲瑛

隱逸 伯父貞吉父恆吉並抗隱操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書贓獲亦解文墨

俗吏 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人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游以絕周日往役義也謂貴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日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日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日沈先生有牘平守益愕復漫應日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乃向時畫壁者也比還謂周里合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

畫藁 周文學左氏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宇學黃庭堅尤工於畫許者謂

爲第一明世眼底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遯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承歡周奉親至孝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干升斗祿離膝下母與鄰媼徵媼家被火無所棲周延與母居奉之若母母年九十九而終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孝宗時由左庶子進太常少卿歷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受顧命輔武宗屢加少師以老致仕居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

鵷鴻啼罷勸歸休未許高風並謝劉臺閣文章尊後進
宮庭調護障清流四齡珍果膺君賜一日華箋對客酬
允得榮名光謚典生平氣節奈沈浮

勸歸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俯首長歎而已又有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謝劉**初劉瑾入司禮與健等即日辭位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健等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後進**東陽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之後東陽而已**清流**當瑾威虐烜赫時東陽婉言曉譬屢見聽從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四齡**始東陽四歲能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至膝上賜果鈔還其家**一日**其後東陽罷政居家購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

案無魚菜耶乃欣諡典與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親然命筆移時而罷諡之東陽以諡爲憂一淸曰本朝無諡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狀上頓首謝後竟得之

王鏊字濟之號守溪吳人憲宗成化間舉鄉試會試第一殿試第三人授編修歷官至武宗時由吏部右侍郎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尋致仕去世宗嘉靖三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

大鵬宗風一代程時文矩矱冠前明此人天下推奇士
獨相朝中救列卿逆瑾手炎誰弭禍餘姚心佩晚垂名
況能去位書三上爲整歸鞭絕宦情

時文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正間文體一變奇

士初侍郎某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列卿謝劉既去遂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太子太傅尚寳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殺之吾尚何顏居此璿等得釋手炎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媕阿瑾横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蹙然見顏面遂力求去位疏三上許之心佩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憲宗時歷官陝西巡撫總制三邊軍務進兵部左侍郎坐戍重慶衛起爲遼東巡撫屢遷南京兵部尚書孝宗時官兵部尚書十餘年位至少師武宗立致仕劉瑾罪以朋黨除名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太傅謚端肅

汰除符籍練兵糧驕卒尋仇事可傷紫禁新添裴度衞

黃巾爭避鄭元鄉功留邊鎮恩威著謀贊戎樞策畫詳

好是抑闒民氣樂征軺三度到遼陽

尋仇 代余子俊爲兵部尙書兼督十二團營承平旣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乃嚴覈諸將校黷貨懦者三十餘人姦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

黃巾 初大盜趙燧等劉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之去攻泌陽毀焦芳家束草若芳像裂之

恩威 先是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郎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

策畫 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戒務數條上便宜率報可職守外所當及者亦言無不盡

遼陽 文升凡三渡遼陽邊民聞其來皆鼓舞愈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

劉大夏

字時雍號東山華容人憲宗時官福建右參政孝宗卽位累遷戶部左侍郎移疾歸起爲兵部尚書武宗立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劉瑾用事坐戍肅州五年赦還瑾誅復官家居六年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服畀麒麟玉帶頒。先皇光寵冠同班。消烽牘匿中樞裏。行汲鋤揮老圃閒。荷戟重來辭北闕。築廬幾載臥東山。香焚市罷民心繫。爲祝尚書早賜環。

麒麟 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因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大夏與戴珊受帝眷既深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特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

牘匿 初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侵占城

殘八百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
安南故牘時大夏為兵部郎中亟匿之吏不能得尚
書余子俊數搒吏大夏徐告曰兵釁一開西南
立糜爛矣籍有無不足詰也子俊悟事得寢　鋤揮
大夏在朝積忤於劉瑾其被逮也方鋤　　始移疾
菜園中入室携數百錢踦小驢就道　築廬歸築草
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賜環後忤瑾命戍極邊兵部初
天下稱東山先生　　　擬廣西焦芳曰是送之歸
也遂改肅州大夏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
襯者塞路歎息泣下爻老攜筐進食所至為罷市焚
香祝劉尚
書生還